

卷四

全圖增評金玉緣

情切良
宵花
解語
意綿靜
日玉
生香



王熙鳳正言諍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西廂記
妙
詞通義
語
牡丹亭
艷
曲警芳
心



醉金劉
輕財尚
義俠
痴女兒
道怕惹
相思



增評加批金玉緣圖說卷四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蝶仙史評訂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並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賈政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閒。靜靜獨坐。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窺。只扎擰着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開暇的。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娘了。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中。頑得沒興。頭忽見了。頭們來回說。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令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寶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政這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英大撰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修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揚過會。說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外滿街上。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華見繁熱鬧。如此不堪。的田地。只願猜迷行令。有般作樂。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也不理論。至於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些小的。都錯進戲房。裡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理。有丁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裡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那廟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呻吟之聲。寶玉倒唬了一跳。散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胆子。窺破窗紙。向內一看。那抽美人却不曾。法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端進門去。將那兩個嚇開了。抖衣而顧。茗烟見是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甚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了頭。雖不縹緲。倒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語。寶玉。踉蹌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了頭。飛也似的去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了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其情。其處。迫非。又問名字。叫什麼。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正新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足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七字。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萬兒。寶玉聽了。笑道。真是新奇。想必將來有些造化。他說道。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一。為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着你們了。這會子。做什麼呢。茗烟微微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進去。一會。再往。這裡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且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主意。你們竟。我花大姐。姐去。照他在家。做什麼。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一爺。胡起。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半里路。趕轉。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死。花。自。若。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外。甥。女。兒。幾。了。姪。女。兒。來。家。正。吃。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若。忙。出去。看。時。見。他。主。僕。兩個。嚇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喚。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送。可。襲。人。聽。了。不知。為何。也。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

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與我送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个眼看着這老丫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賴打罵，況如今爺爺沒了，你們却又整理了家成業就，又復了元氣。若果然這樣，把我贖上來，再多多掙摸幾十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必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糧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晴明笑問：「則像從他母兄見他這般聲勢，自然必不出來的。」况且原是賣倒的兒，契明叔養育宅是慈喜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子一併實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貴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感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眾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

次後忽然賣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碗石頭落了，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贈舍。石頭落處，萬無亦以爲之理。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聰穎自是出於眾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奇古怪口不能言的病，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恣為，性情惡性最不善務正，每欲動時諒不能聽。今日巧有賸身之論，故正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令見寶玉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甘，已錄隨己，原不想要子吃。只因怕為醉生事，又像那蕩雪之茶是以假要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了頭子們將票子拿去吃了。自己來推寶玉，只見寶玉酒痕滿面，龍人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笑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說我還要怎樣留我自己？」也難說龍人笑道：「俗們素日好處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也是不出去的。」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條我都依你好姐姐。」

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達不好有形有迹，還有知識善我化成一股煙，烟風一吹便散了。時候你們不管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此時之離語，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好，我正為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描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能假喜也能。只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抗駁辯護，只作出个喜讀書的樣子來。」又叫老爺少生氣呢。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世代讀書，自從有了你，不希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惱了。而且背前面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了名字，叫他讀書。襲人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不能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惹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言。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誇毀毀道調脂弄粉，還有更重繫的一件事，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你愛紅的毛病把寶玉道都改都改，還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襲人語未竟，忽對劉姥姥在外者，不免初心原在下。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輪也抬不出我去了。

寶玉笑道：「你這裡長遠了，不怕沒人輪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希罕的。有那有福氣，受有那有道理，偏生總坐也沒甚麼趣。」襲人新也說此話，襲人因伴以二人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嬷嬷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遙扎掙的住，只要睜着眼，困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費母，母醫治視道：「不過傷風感冒，吃一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開方去后，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令他蓋上被窩，搥揉寶玉自去。黛玉居中看視，被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了。襲人們皆散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綉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走上

似受那婦婦的氣後面寶釵見鳳姐犯這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來把个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詭計按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丁姑娘得罪了上在他帳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別人以理喻之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湯燒火熬自己守着他坐在旁邊勸他只管着病別想那些不要緊的事生氣罷了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吵鬧可叫人怎麼樣過呢你只顧一時為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的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着時雖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自己起來便自己端着與他就枕上吃了即令小丫頭們鋪炕龍笑道你吃飯不吃飯到那老太太的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姑實玉聽說只得依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往房上房來同賈母吃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丁老婆家媳婦們牌寶玉記着龍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朧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後時晴雲綺霞秋蟾碧痕都弄熱鬧我輩鶯鶯玳瑁等要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連床底下堆着那些還不殺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丁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們也伏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對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裡看着寶玉听了這話公然又是一丁襲人見得麝月投麝月因笑道我在這裡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們們兩個說話頑笑宣不嫌寶玉道們們兩個做什麼呢怪怪沒意思的也要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麼事我替你罷頭裏麝月听了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將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簪子替他一一梳篦只篦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又見了他兩丁便冷笑道哦文才這還未吃倒上了頭了寶釵情無端說此實屬戲言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這麼樣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掉了簪子出去了寶玉在房身身後麝月對鏡一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磨牙聽說忙向鏡中揮手寶玉會意忽听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麼磨牙了們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何苦來問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了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徑出去了與其去撈來此這晴雯通丁頭命麝月悄悄的服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次日清晨早起早襲人已發了汗夜間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閒逛被時正月內學房中放手舉閣閣中已針黹都是閑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着寶釵香菱等三人趕圍棋便要寶環見了也要頑寶釵香菱看他也如寶玉並沒他意令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十個錢一盤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着意趕着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丁六點便贏若擲丁六點亦該贏寶釵擲三點就輸了因拿起骰子來狠命一擲一丁坐定了五那一丁亂轉驚兒拍着手只叫公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九混叫那骰子偏生出出來賈環多了手便抓起骰子然後就拿錢說着個六點驚兒便說分明是丁公賈環見賈環急了便揪驚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連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驚兒滿心委屈見寶釵說不放出聲口內都嚷說一丁做爺們連賴我們這幾丁錢連我也不放在眼前前兒和寶二爺連他輸了那些也沒有着急劉的錢還是幾丁了丁頭子們一搶他一笑說要了寶釵不羞說連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記寶玉你們怕他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與寶釵忙

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罵死正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勢問是怎麼了寶玉遂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寶玉是不怕人怕他的他想著兄弟們都有父母一併教訓何必多事反生疏了呢況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他是庶出這養着待進有人背後談論遂惹得惱了他更有丁歡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歡意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善人他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種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教訓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要了並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為子弟表率是以寶釵素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總讓他三分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寶釵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說罷你原來是取樂的倒招的自已煩惱不如快去雲裏騎驢騎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固是那裡整齊端肅來賈母便說同寶釵姐頑來看驚犯取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笑道誰叫妳上高抬燈了下來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妳跑了去討這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裡怎麼哭兄弟們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妳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家叫他現是主子不好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妳什麼相干環兒出來跟我頑去寶釵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處處欺壓趙姨娘向寶釵說道妳也是個沒性氣的東西你時常說給妳要娶要娶要娶要娶妳愛同那一丁姐姐妹哥哥哥頑就同那丁頑妳敢不聽我的話反叫這些人教妳的歪心邪意狐媚子伯道日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裡走安着壞心遂只恐人家偏心呢輸了幾錢就這麼樣把個寶釵頑的多少錢寶釵見問只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是爺們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取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妳送了頑去妳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妳為妳再抖人告訴學理皮不揭了妳的妳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齦癢不是我攔着驚心脚把他的腸子踢出來呢喝令去罷寶釵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喜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听了抬身就走寶釵道等着看他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來至寶母這只見史湘雲大說大笑道見了他兩個忙問好廝見正寶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裡來寶玉便說在寶釵姐家來寶玉冷笑道我說呢在那裡絆住翻翻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遭就說這話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麼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說是說錯句話妳到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己來納悶寶玉道你管我麼寶玉笑道我自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寶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我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寶玉道說我自家死了干淨別錯听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走來說史大姊妹善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這裡黛玉越發生氣問向窗前提流淚哭哭同房第三言後推去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丁不任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萬的軟語溫然來勸慰不料自己走班口只聽寶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要比我強多呢又會作又會說又怕你生氣拉了妳去你

評曰
天色已明
衣履整齊
黛玉房中
描出寶玉
夜間睡在
自己房中
只在心中
只在雲中
湘雲處與
西廂院中
宮殿內
高勾欄
筆法
湘雲刺水
從前寶玉
以為好景
非常描畫
湘雲手
湘雲手
玉梳頭
看失珠一

又來作什麼寶玉听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个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疏後不借兒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借們是姑
舅姊妹寶玉姐是兩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憐們兩下子一桌吃一床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丁為他疏你的寶
玉呼道我難道叫你疏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就知道我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這今開着個玩笑消寶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恐人行動嗔怪你了你再不知道自已屈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令兒冷些怎麼
你倒脫了青狐披風呢寶玉道今人神往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暴燥就脫了寶玉道回來傷了風又像紙着吵吵的
下二人正說着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兒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我理一理兒寶玉道你三哥兒來傷了風又像紙着吵吵的
子愛說話連了二哥哥也吵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又該你開公愛三了寶玉笑道你三哥兒來傷了風又像紙着吵吵的
道他再不放人一點點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丁打起一丁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麼我就服你寶玉便問是誰
湘雲道你敢挑寶玉姐的短處就算你是了好的寶玉听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寶玉不善說忙忙用話分開湘雲指不
過偏其所二者寶玉湘雲笑道這輩于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丁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阮院佛那
時纔現在我眼裡了說的眾人大笑湘雲忙回身跑了慌得要知道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俊襲人嬌嗔寶玉 俏平兒軟語賈璉

俏平兒軟語賈璉

話說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裡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又手在門前上攔住笑道說也這一遭兒要
林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餓了雲兒再不看着湘雲見寶玉攔着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腳笑道姐姐鏡我這道兒要餓死在湘雲
身背後也笑道我勸你兩下看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世間我為不許你加我戲寶玉勸道誰敢戲
弄你你不打起他他偏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辨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人李統鳳姐迎春探春姊妹等都往賈母
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送他一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安歇次早
天方明時便披衣鞋鞋往黛玉房中來却不見紫鵲翠縷二人為着中第一等人家用時事翠縷宜提也且只有他姊妹兩下尚卧在衾內那黛
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口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擱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釧子
人春睡著寶玉見了歎道睡覺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嘆肩窩窩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定着
是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史湘雲道昨晚代為寶玉說這早晚還早呢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讓
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呼醒湘雲一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又進來坐在鏡台旁這只見紫鵲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草縷
便拿殘水要洗寶玉道跟着我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盥洗了臉把紫鵲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盥洗就不少不用
搓了林黛玉道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這是這个毛病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去盥洗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
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姊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姊妹你何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
橫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勒子不過打根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姊妹為姊妹的與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篋在家不戴冠子並不

總角以將四圍短髮盤成小辮，往頂心髮一歸了。總編一根大紅絲絛，結住自髮頂至綽梢，一路四圍珍珠下面有金墜腳相套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若然則心的約定不若此實）王道丟了一颗在珍珠手裏，相雲道：「必定是外頭丟掉下來，不妨被人揀了去，倒便宜他。」實王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鑽什麼戴去了？」實王不答，因鏡台兩邊都是粧奩，著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盒欲口返送，又怕相雲說正撞接間，相雲背後伸過手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在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犯多早晚改一改？」只見實王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釵那裡去了？襲人冷笑道：「寶釵那理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所託心中明白，可知其意。又聽襲人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分寸，禮節也沒有黑夜白日的，愚人怎麼都是耳邊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別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見識。」寶釵便在炕上坐下，慢慢的閑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愛。（寶釵不教侍女嫌于有是心事）一時寶王來了，寶釵方出去，實王便問襲人道：「怎麼寶釵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裡知道你們的緣故？」寶王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真氣了？」襲人道：「我那裡敢氣？只是你從後別道這屋子裡橫豎有人伙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選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實王見了這般光景，深為驚異，禁不住起來勸慰那襲人，口管合着眼不理，情態實王非回看，實王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己便明白了。」（麝月有心之妙）實王聽說，呆了一會，自覺無趣，起身款道：「不理我，我便睡去。」說着，便起身走到自己房上睡下。襲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躬料他睡着，便起來拿一個斗蓬來替他蓋上，口裏噤的一聲，實王便掀過去，仍合目裝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我也只當啞了，再不說你一句，何如？」寶王禁不住起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勸我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進來你就說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這樣不着是為什麼？這命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麼話？把襲人道：「你心裡還不明白？」遂肯我說，壓正鬧着費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幾碗飯，仍回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牌，寶王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裡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實王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雨丁小了頭進來，實王拿一本書坐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雨丁小了頭在地下點着一丁火，些的生得十分清亮，實王便問你叫什麼名字？雨丁答道：「叫葉香。」實王又是起的這名字，葉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實王道：「正該該叫睡氣，黑到什麼處？」香呢？（此明文通氣未及睡氣而睡氣即從通）又問你姊妹幾個？葉香道：「四丁寶王道：『你弟幾？』」葉香道：「第四寶王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葉香蘭氣的。』」葉香道：「四兒是下賤，向那一丁配比這些花兒？」注美沒點玷辱了好名姓的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抵嘴而笑。這一日實王也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家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四兒是丁乖巧不過的，頭見實王用他，他便變盡方法籠絡實王，至晚飯後，實王困吃了兩杯酒，眼睜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龍文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情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樣鎮懾他們，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就權當他們死了，棄無牽掛，反能怡然自得。（實王生氣何者？看一襲人生氣，因命四兒剪燭燻茶，每夜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盜賊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不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持符破雲，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破天下之

青樓外史
多兒為通
未執通曉
二妻及和
引子二姐
平兒提得
頭兒說壓
倒主人又
即以此思
實說不可
實說不可
笑口說也
看口說也
平兒說也
叫我說出
好話說出
支裡春教

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權六律鑠絕罕憂替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文章散五彩勝離朱之日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絕不
弄規矩儻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林花散靡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成寶釵之仙姿反實玉
之靈姿英滅情意而閨閣之美姿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來商之虞矣成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反其靈姿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釵者皆張
其羅而穴其隙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此排遣耳其情極極其結果擲筆就寢頭剛作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反身
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着着涼了原來襲人見他無分晚夜和姊妹廝鬧若真勸
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已反不得主意人使兩直一夜沒好生睡合忽見寶
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使索性不揀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紐子被襲人將手推開了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
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開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己過那邊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裡去襲人冷笑道
你問我我知道嗎你愛那裡去就過那裡去從今偕們兩了去開手省得難生雞鬥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這又有丁四兒什麼五兒伏
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姓好名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着麼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怪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風夜裡說了
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而後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折段已先中分不得事而
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了樣子寶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急襲人道你也知道着急麼可
知我心裡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襲人道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樓
上書看可巧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勤襲而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却將醜語抵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后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着請大夫診脈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但兒發熱是見喜了並
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症雖險却順倒還不妨預備壽筵後便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廬供
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語家人急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建隔房一面又拿大紅足頭與奶子丁頭親近人替裁衣外面又打掃
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針灸診脈下約十二日不放家去賈建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賈建只得
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遷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丁極不成才破爛酒頭頭去名喚多官人見
他懦弱無能都喚着多淫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丁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才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淫蟲又不理論只是
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榮寧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只媳婦仗其常輕浮無比眾人都呼他作多姑娘他則多兩府海東則多兩府
也極如今寶建在外熬煎往日也過這媳婦垂涎久只是肉懼嬌妻外懼樂童不曾下手那多姑娘他也有意於賈建只恨沒空閑賈建搬
在外書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趟去招惹賈建似飢鼠一般少不得和小廝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舊友一
說便成是夜多淫蟲醉倒在炕一鼓人定賈建便溜進來會合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已不及情談款款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
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骨節酥軟便男子如卧綿上更兼淫浪言語壓倒嬌娃賈建此時恨不能渾身化在他身上多姑娘見他作書何由得

